

古人眼中 万物可“斗”

斗茶,且看点茶技术

□郑学富

点茶是宋人饮茶的主流方式,也是宋代斗茶所用的方法,在中国茶道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宋诗人张耒有“上合井泉甘若醴,蓬山点茶竹阴底”的吟咏;南宋诗人陆游有“几圆点茶梦,客授养鱼经”的诗句。宋徽宗赵佶是点茶高人,他的《大观茶论》共20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点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是宋代点茶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专著。

据史料记载,宋朝时期的茶叶大致分为片茶和散茶两类。皇宫贵族、士大夫阶层及其他上层人士多以饮用片茶为主,普通老百姓则饮用散茶。片茶也有优劣贵贱之分,其中以北苑贡茶最为出名。自宋太宗开始,朝廷就专门在建安北苑御茶园(现福建建瓯)设立官焙,为皇帝以及其他王公大臣造龙凤团茶。《大观茶论》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前段时间热播的《梦华录》中,赵盼儿和胡掌柜斗茶的戏份十分好看,赵盼儿身姿轻盈、婀娜多姿,在翩翩起舞中完整展示了点茶流程。碾茶:先将茶饼“以净纸密裹槌碎”,之后将碎的茶饼放入碾槽之中将其碾成粉末;罗茶:将碾好的茶叶放入茶罗之中筛选,淘汰粗的茶屑,使茶末更为细致,这样才能保证茶叶“入汤轻泛”;候汤:即选水和烧水。宋人在煮茶时尤其注重水的品质,《大观茶论》明确指出点茶所用水的标准:“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关于烧水,最重要的是把握水烧开的程度以及烧水时的火候,只有在点茶时掌握了足够好的适当火候,才能点出足够好的茶;熇盏:相当于现在的“温杯”

环节,即先用热水洗涤茶盏,这样有助于激发茶香,点茶时茶末上浮,增强点茶的效果;点茶:点茶需要技巧,全过程身、心、气、神合一,随着手腕的来回摆动,持续注水七次,用茶筴一遍遍地持续搅动,打出“雪沫乳花”,茶沫与盏壁有“咬痕”,是为点茶汤的标准。

《大观茶论》提出“七汤”点茶法。第一汤:“量茶受汤、调如融胶”。沸水入注,像调芝麻酱一样调成黏稠状,形成胶质物,颗粒必须全部溶解,茶粉和茶粉之间咬合在一起。第二汤:“击拂既力、珠玑磊落”。快速和用力打出大泡泡和小泡泡。第三汤:“击拂轻匀,粟文蟹眼”。注少量水,使用茶筴的速度要均匀,匀速地将大泡泡击碎成小泡泡。第四汤:“稍宽勿速、轻云渐生”。注水要少,茶筴转动的幅度要大而慢,这样,云雾渐渐从茶面生起。第五汤:“乃可稍纵,茶色尽矣”。注入少量水,随意地打,汤的标准就是水乳交融。筴击拂要均匀而透彻。第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然”。继续注水,要把底部没有打掉的茶粉继续打上来,使得乳面更厚,只是点水于汤花过于凝聚的地方,目的在于使整个茶面汤花均匀,运筴宜缓而轻拂汤花表面。第七汤:“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在中上部快速地击打,直到“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宋徽宗精通点茶,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延臣赐宴,表演分茶之事。先是,徽宗令近侍取来釉色青黑、饰有银光细纹状如兔毫的建窑贡瓷“兔毫盏”,然后亲自注汤击拂。一会儿,汤花浮于盏面,呈疏星淡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接着,徽宗非常得意地分给诸臣,对他们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一顿首谢恩。



疯狂的蚰蚰

□邱俊霖

在西湖葛岭附近集芳御园的“半闲堂”,贾似道和群妾蹲跪在地上没日没夜地斗着蟋蟀。作为南宋的当朝宰相,贾似道受到了皇帝极大的恩典,被准许十日一朝,国家大事由他在湖上裁决。不过已经对蚰蚰爱入骨髓的贾似道愈加荒唐,上朝时也不忘带上自己的好友——蟋蟀。甚至有一次,在朝堂之上,蟋蟀从贾似道的袖子里跳出,最后竟然跳到了度宗的胡须上。

其实临安城里爱斗蟋蟀的人何止贾似道一人。据宋人所著的《西湖繁胜录》所载,当时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街上还有专门的蟋蟀市场,并出现了专门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不过像贾似道玩蟋蟀玩出名堂来的人还真不多,他听着蟋蟀的声音就能辨别其大小优劣,对于蟋蟀的遴选、决斗及饲养的相关经验也有独到的见解。甚至对于蟋蟀病的治疗方法和交配习性贾似道也都了如指掌。

元朝铁骑日围襄阳危急,而西湖的暖风却吹得人陶醉。“半闲堂”里蚰蚰叫,贾似道起坐于楼台亭榭之中,前线的边关文书不断传来,贾似道却不为所动,他的世界里只有蚰蚰,不希望受到其他任何事情的打扰。有人调侃:“斗蟋蟀也是军国大事吗?”他听了这样的话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可是年轻时的贾似道不是这样的。作为南宋江湖制置使贾涉之子,贾似道曾长期奋战在抗蒙前线,甚至被看做大将孟珙的接班人。开庆元年(1259年),鄂州,蒙古人围城一年有余,右丞相贾似道亲赴前线,与士卒同甘共苦数月,鄂州以危孤城拖住了数万蒙古铁骑南下的步伐。连忽必烈也称赞贾似道的军事才能:“吾安得如似道者

用之”!鄂州之战让贾似道走上了人生巅峰,他成为卫国公和少师,之后独专相权。

起初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甚至不惜得罪大地主,他本人也带头捐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不过之后他变了,不仅改革夹带私货,而且开始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斗蚰蚰的爱好贾似道或许早已有之,但是专权之后成为他的“主业”。作为一国宰相,贾似道却因为斗蚰蚰变得玩物丧志,置国家命运于不顾。

因为爱斗蚰蚰,贾似道写了一部《促织经》,从赋、形、色等七方面来论述蟋蟀。这部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虽不免虚妄,但也是当时斗蟋蟀的总结。然而《促织经》成书没多久,襄阳失守。已经没有退路的南宋王朝让贾似道以宰相身份率精兵十三万前往阻击元军。

可是战争与斗蚰蚰毕竟不一样。在长江丁家洲段与元军遭遇时,宋军几乎不战而溃,战局震惊南宋朝野。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似乎成为贾似道最后的归宿,但他并没有到达那个偏远的流放之地。八月,天气炎热,行至福建漳州龙溪县木棉庵时,负责押解贾似道的郑虎臣将其击杀于茅厕当中……贾似道死了,但是临安的百姓似乎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将当地的名菜“南乳肉”更名为“一品南乳肉”,以寓食其肉寝其皮之意,而后世所撰的《宋史》也将贾似道列为奸臣。

就在丁家洲之役后的第二年,临安城破。在蒙古铁骑的摧残下,月光覆盖下的田野显得黯淡,草木似乎也失去了生机,连蟋蟀的叫声都没有了过去的清脆。几年后,元朝统一天下。杭州西湖畔,荒草碎瓦人不见,但是动人的蚰蚰歌声还在继续着,扒开草丛、翻开瓦砾,还能看见吐着细长舌头的蚰蚰“唧唧”地叫着。

古人为了在操劳的生存过程中取得适当的休息,调节生活节奏,曾采用了许多娱乐方法来活跃气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人们便拿出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斗草,便是那时的娱乐游戏之一。其实不只于此,在古人眼中,斗茶、斗蚰蚰……真是万物皆可斗!



原是今朝斗草赢

□李学朴

“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这是白居易《观儿戏》描写斗草游戏的诗句。斗草是古人郊野旅游时的一种游戏,也叫“斗百草”“踏百草”,流行于中原、江南地区。

这一游戏大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梁宗怀的《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又有斗百草之戏”。从唐代之后诗词小说的描述中可知,它既是清明、端午等岁时节令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春夏两季随时可行的一种游艺。《金瓶梅》十九回写,八月中旬吴月娘领着众妇人进新花园游赏,“或携手游芳径之中,或斗草坐香茵之上”。当时已近中秋时节,可见这种游艺的流行程度。唐宋时期风气尤盛,刘餗《隋唐嘉话》有“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的记载。唐代王建有首《宫词》更是把斗草写得极为生动:“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香。”诗中描绘了采草人将名贵花卉暗藏起来,等别人花草斗罢,再从袖中拈出郁金香压倒群芳夺魁。入宋以后,斗草之风愈为流行。

古代斗草的起源与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关联。相传远古时代就有神农氏尝百草而发现草药之说,后来清明踏青、端午采药便成了约定俗成的活动,至今闽南、粤东等地民间仍保留着这一遗风。当地人认为,春夏季节草木葳蕤,草药更多而且容易辨识采集,并且认为端午节采集的草药疗效更佳。人们撮草掘根,相互攀比谁采集的药品种多、知道的药性多。于是,斗百草趣俗就在比知识中得到沿袭发展。

此外,华夏古代文人墨客、王公宦臣也都喜欢种花养卉,竞相奇异,这也是一种斗法。元代白朴《墙头马上》第一折就写道:“奉命前往洛阳,不问权豪势要之家,选拣奇花异卉和买花栽子,趁时栽接。”斗草趣俗的盛况,《镜花缘》一书也有精彩描绘,第70回整个回目浓墨重彩描写了斗草的有趣情景。这次斗草有25位姑娘参赛,竞斗十分激烈:“风吹不响铃儿草”对“雨打无声鼓子花”、“长寿”对“半夏”、“金盏草”对“玉簪花”、“蝴蝶花”对“蜜蜂草”、“木贼草”对“水仙花”、“慈姑花”对“妒妇草”、“苍耳子”对“白头翁”等等,这些绝妙的巧对令人称奇。

古人的斗百草有“文斗”“武斗”两类。文斗方法是将各自的盆景摆放在一起,看谁的最珍奇,造型最雅美;另一法是把花草集放在一起,一人报出自己的草名,他人各以手中之草对答,颇似灯谜中的“遥对格”,如“虎耳草”对“鸡冠花”。倘若一人报出的草名,他人对不上,此人即斗胜,反之如果一人答对所有报出的草名,而别人不能再续报新草名,此人也算是赢。这种别开生面的奇巧绝对后来还演变成酒令的一种。《中国酒令》书中就有一节专门介绍“斗草令”:“斗草令有很多门类,如天文门、地理门、花草门、珍宝门、数目门等,行令前须选定门类。”

在古代,斗草更是女子、儿童喜闻

乐见的游戏。大家三五成群,团团围坐在绿茵茵的草地或田野,互相相对征答,实乃寓教于乐。甚至连帝王也迷上了它,《中吴纪闻》中就有吴王夫差与西施作斗草之戏的记载。宋朝以后,普遍成了女子的节日游戏,当时广泛流传着北宋词人晏殊写的女子斗草令《破阵子》:“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相逢。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古典文学《红楼梦》第62回中也可读到妙趣横生的斗草情形:“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这都是以各自所采花草的名目为对。

斗草在明清时期也十分流行。康熙年间有关北京民间史料的《百戏竹枝词》中也有反映,其中《斗百草》一诗云:“一带裙腰绣早春,踏青时节小园频。斗他远志还惆怅,惟有宜男最可人。”诗前注说:“古人已有此戏,以吉祥而少见者为胜。闺人春日为之。”

所谓“武斗法”,一般比较的是草的多寡、韧性、长短等,也有双方以草茎相拉拽,断者为负。闽南等地古时习惯用斗草来替代拈阄、抽签。草的长短不一,由一主持人掌握手中,先声明抽中长(或短)草为胜或负,或该奖该罚。在比韧性方面,一向被人认为娇弱纤小的草却如“疾风劲草”不可小视。故宫馆藏中有一幅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绘的挂轴《群婴斗草图》,就是表现“武斗”场面的画作:临水坡岸上青草绿如茵,十个活泼的男娃在湖石花丛间拔草、斗草嬉戏,有的站着进行拉力赛。当年,乾隆皇帝对斗草也感兴趣,特意在这幅挂轴上方题诗:“垂杨奇石草芊芊,红绿倾篮斗贾低,赤子之心爱生意,名言那识有濂溪。”

一般说来,“文斗”较适合上层社会特别是文人阶层,“武斗”则更多地流行于劳动群众特别是儿童之中。但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对于人们增长植物知识、锻炼身体、娱乐、生活乃至陶冶性情无不裨益。

斗草趣俗并未在民间消失,例如每年杨树落叶时常有京城儿童聚于树下拾叶,然后两两相对,将叶柄(京语谓之“根”)勾在一君互相拉拽(京语谓之“拔根”),以断否定输赢。儿童们称之为“拔根”。拔根的游戏与斗草中的“武斗”完全一样,不同的仅在于前者是在秋季,后者是在夏季;前者只用杨树叶柄,后者则可用各种花草的茎。从拔根游戏中,我们仍可以领略到古人斗草的一丝遗风,为欲求长寿者添一缕童趣。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工:颜莉